

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

MEI WAN YIGE
LI QI GU SHI

第
肆
晚

阴傀面具

异度社 / 著

用有限的文字
解读一场场奇异之旅

迷雾重重，不到最后一秒
就无法摆脱紧张

绷紧你的神经
揭开最离奇莫测的结局

凄婉·神秘
离奇·荒诞

今夜，你还能安然入睡吗

知名悬疑作家
庄秦/快刀/风雨如书
青子/喂小饱 等
联袂打造饕餮盛宴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

第
肆
晚 阴傀面具

不到最后一秒，就无法摆脱紧张、惊悚与迷雾重重
绷紧你的神经，揭开最神奇莫测的结局

异度社 ●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. 第4晚, 阴帷面具/异度社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5113-4324-6

I. ①每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00319号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 (第4晚) 阴帷面具

著 者 / 异度社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封面设计 / 蜀蜀Design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印张 / 18 字数 / 284千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324-6

定 价 /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001 故事一 阴傀面具

纸盒里，摆着一张木制的面具。那张面具，纹饰夸张，表情狰狞，乍一看去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023 故事二 圣痕

阿妹的身体，无缘无故流出了鲜血，却一处伤痕都没有，她得了和小海一模一样的病。

039 故事三 索命书

唯一觉得和现实沾边的是论坛置顶的一个帖子，上面写了几句公告，5月18日，网通三区，杀死杜云。

061 故事四 古曼童

他终于明白了，刚才那句话不是林落说的，而是那个怨灵借她之口说的，还有三天，三天后是什么日子，它要把自己怎么样？

081 故事五 地下室惊魂

吴楠怎么会消失？他才来学校两个多月，怎么就突然消失了？而且这二楼也没有地下室、暗门，他能躲到哪儿？

107 故事六 魔之谜

她是谁？西越？看镜头里夫人怡然自得的样子，三个女孩应该都是家庭成员，可为什么到处都看不见她的照片呢？

123 故事七 月夜血杀

就在这时候，又有一声“巨响”从天空传来，还是冲天炮的声音，与此同时，烟火在夜空中散发，无比绚丽。众人抬头仰望，竟然看见在月儿弯弯三幢的天台边沿也站着一个人，看样子，刚才的冲天炮，就是他（她）所点燃的。

139 **故事八** 画尸女

法医为了查明死因解剖了付伟的尸体。令人惊诧的是，他的心脏瓣膜上插着一根针，很小很小的绣花针。

153 **故事九** 致命芭蕾

按常识来说，电线这种东西一般都布置在墙边，墙边的电火花怎么会点燃躺在房间中央的苏琅学姐？

177 **故事十** 七杀

发条橙那天戴的面具，正是李白的下半张脸。而发条橙，恰恰是溺水而死。这是巧合吗？

205 **故事十一** 九命猫

黑猫死死咬住了宋诚的咽喉，碧绿的双眼望着莉洁，微微弯成半月形，仿佛正对莉洁微笑。

219 **故事十二** 残像

我发现在那雪地之上，竟然还长着其他一些花朵，那绝对是在五月天绽放的花，居然就这样出现在白雪之中。

241 **故事十三** 蓝眸黑狗

季子安捂住自己胸口，感觉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到石碑上写着“季子安之墓”



故事一

阴恹面具

纸盒里，摆着一张木制的面具。那张面具，纹饰夸张，表情狰狞，乍一看去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— 楔子 —

钟怀谷心烦意乱地摇了摇头，想要驱除心里的不安，但这个动作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他一起床，心里就一直发慌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。

这种感觉，自他离开水土寨之后，已经很久都没有过了。

“咚、咚……”突然响起的敲门声让钟怀谷吃了一惊，他猛地转过身去，直勾勾地盯着紧闭的房门，半天都没有走过去开门。

“咚、咚……”敲门声再一次响了起来，坚定而沉稳。钟怀谷深吸了一口气，稳了稳心神，缓缓地踱到门边，打开了门。

“请问这里是钟怀谷家吗？”门外站着一个身材佝偻的中年人，那人身上穿着一套绿色的邮政制服。这种制服，在大城市里早已经见不到了。

“我就是。”钟怀谷望着那个中年人，有点纳闷。

“您的包裹，请签收一下。”中年人很有礼貌地递过一个纸盒和一支圆珠笔。

钟怀谷在包裹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从中年人手里接过那个纸盒，他感觉纸盒轻飘飘的。中年人转身离开之后，钟怀谷关好门，把纸盒放到了桌上，自己却站在桌边发起愣来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钟怀谷终于下了决心，拆开纸盒。

纸盒里，摆着一张木制的面具。那张面具，纹饰夸张，表情狰狞，乍一看去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钟怀谷望着那张面具，心里像被钢针扎了一般，一下就愣住了。他原本以为，这张面具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可它偏偏又出现了。

钟怀谷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脸上露出了痛苦不堪的表情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的情绪稳定了一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让自己狂跳的心脏略微平复之后，伸手将那张面具拿了起来。

面具下面，有一张信纸。钟怀谷伸出两根颤颤巍巍的手指，小心翼翼地将那张信纸拈了起来，举到了眼前。

信纸上只有一行字：黄泉有路该你走，我请雉神来带路。

刹那间，一股瘆人的寒意从钟怀谷的脚底直蹿上脑门，让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住了。

— 1 —

钟怀谷是个孤儿，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唱雉戏的老艺人收养了，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唱雉戏。在他小时候，经常跟着养父东奔西跑，偶尔也会上场顶个小角什么的。

雉戏是一种颇具神秘色彩的戏种，而且还经常和巫术联系在一起。在一些比较原始的村寨里，唱雉戏的目的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娱乐，更主要的是为了祭祀鬼神。唱雉戏的艺人，一般都会戴上诡异的面具，穿着奇特的服饰，然后用普通人听不懂的古怪语言和粗犷的肢体动作来表演，场景异常惊悚，所以有巫歌雉舞之称。

钟怀谷的养父唱了几十年的雉戏，最后将一身本事尽数传给了他，按理说他应该继承养父的衣钵，留在雉戏班子里当顶梁柱。可奇怪的是，当养父过世之后，他反而离开了戏班，在一个小村子里安定下来，靠耕田种菜度日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唱雉戏了，他说自己不喜欢那种四处流浪的日子。

后来，有一个姓向的傩戏班主听说了钟怀谷的大名，便上门去请他重新出山，也不知道向班主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把他给请动了。

有了钟怀谷的戏班，场子扯得更远了，就连偏远的水土寨，也专门派人来请他们去唱戏。水土寨地势偏僻，向班主原本不想去，但他们给的价钱挺诱人的，向班主犹豫再三，又征求了钟怀谷的意见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

傩戏班子在水土寨上待了三天，每天只唱一场戏。最后一天，钟怀谷唱完戏后，便回到自己屋里换衣服。他刚把戏服脱下来，向班主就突然闯了进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用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東西，径直递给钟怀谷，说道：“刚才在路上遇到一个女人，让我把这东西交给你。”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钟怀谷接过向班主递来的东西，奇怪地问道。

向班主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钟怀谷依言拆开了布包，一张狰狞的面具出现在了两人的眼前。那张面具上，比普通的傩戏面具多了几道弯弯扭扭的花纹。

向班主看了钟怀谷一眼，问道：“这面具真怪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，你见过吗？”

钟怀谷摇了摇头，然后问向班主那女人是谁，向班主说不知道。他又问那女人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向班主说她刚走。钟怀谷便一把将那张面具抓在手里，赶紧追了出去。

出门后，钟怀谷一眼就看见远处有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。他呆呆地看着那个背影，一动也不动。这时候，向班主也跟了出来，看到已经走远的背影，说了一句：“就是她。”

钟怀谷这才仿佛回过神来，轻声说道：“这背影好眼熟……”

“你认识她？”向班主好奇地问道。

钟怀谷满脸茫然地回忆了片刻，突然喃喃念叨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唱的戏，她每一场都来看。每次一开场，她都会站在戏台前看，演出一结束，她立刻转身离开，我记不起她的样子，但能认出她的背影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，那可真是怪人。”向班主嘟囔了一句。

转眼，那女人的背影就已经消失在了小路的尽头。向班主发现钟怀谷的目

光却依旧望着空荡荡的小路，怔怔地发着愣，感觉怪怪的，他无语地摇了摇头，正准备转身离开，却突然看见刚才那女人消失的小路上，涌出了一大堆人，吵吵嚷嚷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

等那堆人走近之后，向班主认出他们全是寨子里的人，带头的正是水土寨的云寨主。他赶紧迎上前去，将他们请进了屋里。

进屋后，云寨主说明了来意，原来他们是来请戏班吃饭的。

帷戏班子长年在漂泊流浪，吃的就是百家饭。往常走过的地方，也时常会遇到热情的地主在他们演完戏后离开之前，请大伙儿吃顿饭饯行。所以向班主对云寨主的邀请并没有多想，一番感谢之后便应承了下来。

- 2 -

饭局摆在寨里祠堂前的空地上。空地中央摆着十几张木桌，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些凉菜。在空地周围的边上，垒着一溜土灶，灶上的蒸笼冒着热气，大锅里也炒着各式荤素菜肴。

帷戏班子的日子一向过得清苦，看见寨里摆出如此阵仗，不免有些惊喜。几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徒弟，甚至忍不住咽了几口口水，抽动着鼻子，狠狠地吸了几口飘荡在空气中的饭菜香味儿。

虽然向班主走南闯北，经历过不少事，但这样的待遇也极少遇到。看架势，这场宴席很有可能全寨人都动了起来，绝不仅仅是给戏班饯行那么简单，只怕还有其他意义。在向班主印象中，这样规模的宴席他只参加过一次。那时他还在当学徒，跟着师傅的帷戏班子为一个大族的祭祖大典唱戏助兴。

这时，一旁的云寨主请向班主落座，寨民们也纷纷热情地招呼着班子里的其他人。向班主盯着满脸堆笑的云寨主看了看，却没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什么异样来。他迟疑了片刻，终究还是放心不下，抱拳朝云寨主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我们戏班四海为家，全靠各位好心的地主赏口饭吃。虽终日奔波劳碌，但凡有一口青菜热汤，便不胜感激。俗话说，无功不受禄，云寨主无故摆下如此大宴，

我等实在不敢入席啊。”

云寨主见向班主心里有了疑虑，也不再隐瞒，呵呵一笑道：“向班主过谦了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您老带的班子是跳傩跳得最好的。这一次能请动你们来，是咱们寨的福分，摆这宴席，除了聊表心意外，也确实另有一事相求。”

听云寨主说有事相求，向班主打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咱们戏班的人，除了会跳傩戏，哪有什么别的能耐啊。”

云寨主露出一脸苦笑，赔着小心说道：“大家都知道，傩戏是敬神娱人的，但我听说，有一种傩戏是可以役鬼的。”

向班主略微皱了皱眉头，沉吟片刻之后，低声说道：“云寨主说的是阴傩吧，现在会唱阴傩的班子可不多了。”

云寨主急忙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，我也不会来求班主您帮忙的。”

向班主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云寨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最近几天，寨子里总有牲口失踪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直到今天下午，才有人无意中在后山坟场里发现了那些失踪牲口的尸体，它们身体里的血，全都被什么东西吸光了。”云寨主说到这儿，下意识地朝四周打量了几眼，仿佛那东西就在附近似的。

“寨主的意思是说寨子里闹鬼了？”向班主问道。

云寨主急忙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：“还好现在死的只是牲口，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以后万一……”

向班主颇有同感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又皱起了眉头，说道：“戏台已经拆了，如果今晚唱阴傩的话，怕是来不及搭台了。”

“不用搭台，一会儿吃完后，我让人把酒席拆了，就在这块空地上唱。”

向班主皱着眉头考虑了片刻，轻声说道：“阴傩倒不是不能唱，不过我们唱阴傩有个规矩……”

“这个我懂，一定会给你们封个满意的红包。”云寨主急忙赔着笑应承道。

向班主见云寨主是个明白人，不由得放宽了心，回头对戏班里的人招呼道：“人家这么热情，你们还杵在那儿干吗，赶紧入席，吃饱喝好后晚上好干活咧。”

众人听班主任发了话，纷纷散开，各自找了位置，喜笑颜开地入了座。片刻后，各种菜肴酒水便端上了桌。

- 3 -

席间，向班主任抽了个空子，让钟怀谷给戏班子里的人交代了一声，说晚上还有一场夜雉要唱，让大家伙儿尽量克制住酒瘾，多吃些饭菜。他自己也不敢放开量喝，每每浅尝辄止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抵不过云寨主和寨民们的轮番敬酒，酒席还没进行多久，他的脑袋就晕乎乎了。

酒过三巡，云寨主摸出一个厚厚的红包递给向班主任。向班主任见状，愣了一下，他们唱雉戏时，历来都是唱完之后才拿红包的，从来没有有人在唱戏前就把红包给了。云寨主在酒桌上突然来这么一出，他一时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

“这是你们应得的，早拿晚拿都一样。”云寨主一边笑咪咪地说着，一边将红包硬塞进了向班主任的手中。

向班主任习惯性地捏了捏红包的厚度，发现竟然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期望值，虽然心里略微有些忐忑，但被酒精麻醉的大脑思维已经不太灵光，他没有多想，便顺手把红包揣进了兜里。

又喝了几杯酒之后，云寨主突然对向班主任说：“向班主任，你们班子唱的雉戏，那肯定是没有话说的。这几天的戏，我是一场都没有错过。不过，今晚这场阴雉，你们能不能唱一出新戏？”

“当然没问题，今晚唱阴雉，自然和前几天唱的阳雉不一样。”向班主任大咧咧地答应道。

云寨主笑了笑，慢吞吞地从怀里摸出一件东西，摆到向班主任面前，说道：“那就唱这个戏，行吗？”

向班主任揉了揉蒙眬的醉眼，定睛一看，桌上多了本书，封面上一片空白。向班主任有些诧异地把书拿到手里，随手翻了几页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酒也醒了几分，抬起头看了看云寨主的脸色，发现对方脸上的表情竟然带着几分不

容商量的严肃。

此时，人家的酒也喝了，红包也拿了，断没有反悔之理。他将书放回桌上，紧紧地皱起了眉头。过了好半天，终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回头把坐在另一桌的钟怀谷叫了过来，把手里的书递给他，问道：“人家要我们晚上唱这个戏，你会唱吗？”

钟怀谷接过书，快速翻看了几页，点了点头。突然，他翻书的手停了下来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片刻后，他把书拿到向班主面前，指着书上的一幅图画问道：“班主，您觉不觉得这图有点眼熟？”

图上画着一张狰狞的面具，向班主一看，心里就明白过来，脸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，随即抬头望了钟怀谷一眼。

钟怀谷依旧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书放到桌上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放到了那本书旁边。

那是一张面具，那个女人送来的那个怪异的面具，和书上图中的面具一模一样。

“你的面具是哪里来的？”这时，云寨主突然开口问道，声音有些微微颤抖。

钟怀谷注意到云寨主发问的时候，表情十分难看，他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地把那女人送面具的事情讲了出来。他讲完之后，云寨主并不肯善罢甘休，继续向他追问那女人的样子。但钟怀谷只见过那女人的背影，只好把这个问题推给向班主来回答。于是，向班主当仁不让地把送书女人的样子描述了一番。

听完向班主的描述，云寨主的脸色变得煞白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她果然回来了……”

云寨主话音刚落，酒桌上的寨民们竟然全部安静了，只剩几个戏班的人，还在发出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的声音。

云寨主和寨民们的表现让整个酒席的气氛变得十分古怪，向班主和钟怀谷

很明显地感觉到，祠堂前的这块空地上，有一种诡谲的东西在悄然弥漫。那东西无影无形，但却似乎有着一种强大的、令人恐惧的力量。

向班主满怀期待地望着云寨主，想听他继续说下去。谁知云寨主竟停住了话头，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，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，然后转过身去，用一双赤红的眼睛盯住钟怀谷看了一阵后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，说道：“班主啊，我们寨子能不能躲过这一劫，就全看你们今晚这场帷戏唱得好不好了。”

云寨主的话说得格外突兀，钟怀谷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答，他手足无措地朝站在一旁的向班主看了一眼，脸上写满了疑惑与不解。

向班主回过神来，赶紧向云寨主解释道：“云寨主您这话言重了，虽说我们会唱阴帷，但能做的也就是把戏唱好，至于阴帷是不是真的可以驱鬼，我们心里也没底。”

“能把戏唱好就行，能把戏唱好就行……”云寨主失神地喃喃自语着，竟不再理会众人，重新回到酒桌前坐了下来，抓过一瓶酒，闷头喝了起来。

其他寨民见云寨主如此，也都各自回到自己的那桌，招呼戏班的人继续吃喝。虽然他们依旧热情，脸上也带着笑容，但戏班的人很明显地发现，他们都笑得十分勉强。

没过多久，钟怀谷感觉到大家都意兴阑珊，便凑到向班主面前，试探着问道：“要不，咱们早点开坛吧。”

向班主抬起头来看看天色，摇了摇头，一字一句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来：“现在不行，要唱阴帷，必须等天黑了才能开坛。”

接下来的饭局，吃得沉闷无比。寨主只顾低头喝闷酒，再没有和向班主说过什么话，而其他的寨民们也都不敢再多言，戏班的人喝酒吃菜的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，大家就这样沉闷地坐在祠堂前，等候着夜幕的降临。

一时间，祠堂前的空地上变得十分安静，安静得让人心悸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色终于渐渐地变暗了，向班主终于转过身子，朝着钟怀谷点了点头。向班主早就等着这一刻了，赶紧招呼着班子下了席，领着他们回去准备行头。

等戏班的人化好妆，准备好行头，再次回到祠堂前时，祠堂前的酒席已经

拆了，桌子板凳也全都搬走了，腾出了一大块颇为宽敞的空地，周围支起了照明的白灯笼。

向班主看了看已经将行头准备妥当的班子，又看了看站在祠堂门前的云寨主，向他投去了一个征询的目光，云寨主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们开始唱吧。”

四个面戴木制面具的人从向班主身后蹿了出来，他们手里分别拿着香纸、法器、符咒、祭品，动作敏捷地跑到空地的四个角上，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，边跳嘴里边发出“咿咿唔唔”的怪声。

他们跳了大概一刻钟后才停了下来，紧接着就抬起头来，望着夜空，中气十足地喊道：“开坛哟……” 尾音飘荡在空旷的夜里，悠远绵长。

随后，又有几个戴着面具的人冲到空地中央，他们手拉手地转起了圈子。只见他们越转越快，也不知转了多久，最后终于停了下来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下。与此同时，依旧是站在空地四个角的那四个人开口喊道：“开洞哟……”

- 5 -

在空地四角的那四个人齐声喊了“开洞”之后，真正的主角钟怀谷终于上场了。他和前面上场的人一样，脸上戴着木制面具。不过，他脸上的面具绘制得要精美得多，看上去狰狞异常。没有人注意到，钟怀谷脸上的面具，比他平时唱戏时戴的面具多了几道弯弯扭扭的花纹。

钟怀谷在场上边唱边舞，他唱的内容没有人能够听懂，只能勉强判断出音律和节拍，而舞的动作更是夸张到了极致，身体左右晃动，手脚大开，看上去毫无章法可循。可即使这样，寨民竟然看得如痴如醉，似乎那声音、那动作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妖异魅力，让人无法抵御它的诱惑。

场上的钟怀谷舞了一阵之后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高亢的声线也渐渐低了下来。一屁股坐到地上，然后不停地转着脑袋，像念经一样喃喃念叨起来。他念得越来越快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在这寂静的夜里，听起来分外诡谲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划破了夜空，传到了祠堂前的空地上。那哭

喊声听上去格外凄厉，顿时将沉醉在傩戏中的众人惊醒了过来。

与此同时，坐在地上的钟怀谷“腾”地一下站了起来，他像个木偶一样，一动不动地木立了片刻之后，脸上戴着的木制面具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似的，突然裂开了。随后，他猛地张开了嘴，闷哼了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猝不及防，所有的人都愣了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。云寨主领着寨民们朝着传来女人哭喊声的寨里跑去，而向班主和戏班里的人，则赶紧冲到空地中央，查看钟怀谷的状况。

钟怀谷躺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脸色煞白，就连呼吸都十分微弱。向班主急忙喊人将他抬了起来，又让其他人收拾东西，匆匆忙忙地赶回了落脚的地方。

折腾了半天，钟怀谷依旧昏迷不醒。向班主不知化了一杯什么水，叫人撬开钟怀谷的嘴巴，硬给他灌了下去，又在他身上揉揉捏捏了一番，这才终于有了些动静。

钟怀谷悠悠醒转过来，精神十分萎靡，脸上神情一片迷惘。他看了向班主一眼，又望了望围在身边的其他人，茫然地问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向班主神情凝重地盯着钟怀谷，问道：“你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钟怀谷低下头去想了想，眉头渐渐地皱了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抬起头来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记得唱戏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，从人群中走了过来。那个小孩和我一样，戴着一张傩面具，他一直走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将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，朝我扔了过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钟怀谷突然住了嘴，似乎想起了什么让自己恐惧的情形，脸上流露出一丝焦灼，嘴里喃喃念道，“那不是小孩……那不是小孩……”

“不是小孩是什么？”向班主心里虽然满是疑惑，还是忍不住顺着钟怀谷的话问道。

“是鬼，一个戴着傩面具的小鬼！”钟怀谷幽幽地回答道，他的声音冷冰冰的，听得人后背发凉。而更为诡异的是，那声音稚嫩而尖厉，压根儿就不是钟怀谷平时说话的声音，更像是一个小孩的声音。

- 6 -

向班主死死地盯着钟怀谷，发现他的神情十分恍惚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已经变了，心里不由有些担忧，想要出言安慰两句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沉默了一阵后，向班主终于站了起来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赶紧离开。”

戏班里的人听班主说要连夜离开，虽然心里不太愿意，却没人敢出言反对，大家各自散开收拾行李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断喝：“你们不能走！”

向班主一愣，听出那声音正是云寨主的，心里便知道麻烦来了。

迎出门去，果然看见云寨主带着寨民们堵在门外，云寨主满面怒容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站在他身旁，而其他寨民都簇拥在他身后，看上去情绪激动，有的人手里竟然还拿着锄头弯刀之类的武器。

向班主一见这架势，愕然问道：“云寨主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云寨主身旁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已经冲着他扑上来，嘴里凄声喊道：“你们还我孩子，还我孩子……”

那女人的举动让向班主吃了一惊，莫名其妙地问道：“孩子？什么孩子？”

云寨主走上前来，拉住那个激动的女人，然后对向班主说起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，那女人是寨主夫人云夫人，晚上云寨主带着人在祠堂招待傩戏班子时，她留在家里看孩子。傩戏开场之后，她听着远处传来的唱戏声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她突然被孩子的哭闹声吵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发现屋里多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正背对着她，站在躺着孩子的摇篮前。

一时之间，云夫人也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声：“谁？”

那人“嘿嘿”一笑，慢慢地回过头来，云夫人听着他的笑声，感觉心里痒得慌，而当她看到那人的样子时，更是被吓坏了，因为他的脸上，戴着一副格外诡异狰狞的面具。随后，云夫人就看见自己的孩子在那人怀里，就再也控